

【清朝奇案丛书】

主编 / 张研
副主编 / 张浩

黄梁梦

旷古罕见科场案

藤缠树

莱市口斩杀大学士

山西人民出版社

【清朝奇案丛书】

主编：张研 副主编：张浩

黄梁梦

旷古罕见科场案

张永江 著

藤缠树

菜市口斩杀大学士

王立新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编：贾娟
复审：宁志荣
终审：李广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梁梦·藤缠树/张永江,王立新著,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10

(清朝奇案丛书/张研主编)

ISBN 7-203-03606-5

I. 黄... II. ①张...②王... III. 案例-中国-清代
IV. D9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9841号

清朝奇案丛书

黄梁梦·藤缠树

张永江 王立新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210千字

2001年3月第2版 2001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203-03606-5

K·161 定价:13.00元

目 录

黄粱梦——旷古罕见科场案

绝塞生还 (1)

万里望江南/生离死别/良朋爱友/金鸡解严/重来
京洛/燕市和歌

祸起都下 (15)

结队夷齐下首阳/如麻如粟的营求者/铁证:蓝笔书
名单/一揭搅起钱江潮/螳螂捕蝉:一千二百两白银

东窗事发 (38)

人心隔肚皮/穷寇莫追/登天梯与录鬼簿/斩、抄、
徒、杀人灭口/“金兰姐妹”/五十两银子的代价

祸兮福兮 (64)

刑部火房成闹市/谁是真举人/百日小儿为亲王/新
“浮士绘”/重返阳界/聪明反被聪明误

风波再起..... (98)

谏官与御史的举报/落第士子闹事/《万金记》与黄莺
儿词/尤侗愤作《钧天乐》/游戏文章达九重

历尽劫波 (110)

两方同姓不同宗/新科举人“二进宫”/旷世奇才交
白卷/边关万里梦吴台/江南举人“三进宫”/探花不值一
文钱/“真才子”与“老名士”

余波回流 (150)

群起效尤/欲加之罪/一字千金丁药园/皇帝赐游汤
沐邑/羊裘坐冷千山雪

蓦然回首 (158)

为治天下揽士心/明末政治的遗产/醉翁之意不在酒/
一石二鸟/科场风波总难平

藤缠树——菜市口斩杀大学士

宦海蓬莱 (165)

抢宴/龙门难进/挡不住的诱惑/科场无常

法网初张 (184)

鱼和熊掌/负气的提调/水落石出方罢休/供给的黑洞/奖惩分明

满洲优伶 (210)

鬼映中秋月/五色笔/家人的本事/戏子中高魁

科场喋血 (223)

古道烟尘/走运的案犯/买来的举人/怡亲王妙计/丢车保帅/一品大员之死

野史危言 (246)

祺祥故事/昭雪风波/肃顺推服楚贤/欧洲人的头号敌人/名满天下,谤也随之/咸丰帝的如意算盘/胜者王侯败者贼

回天无力 (276)

天朝与天国/出鞘的宝刀/“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如此官场/真正的“杀手”

绝 塞 生 还

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初的一天，一个寻常的冬日。关东通往京城的官道上，马鸣风嘶，两辆驿车一前一后行进着。前面的一辆车上坐着八个人。御者为一名旗丁。车前部是一对夫妇，年约五十岁上下，执手依偎在一起。旁边坐着一员拔什库(八旗佐领下属的低级官员)，不时用手指点着周围，对两位夫妇说着什么。车中蹲坐着两姐妹，大的有十二三岁，小的只有六七岁。两名兵丁分坐在车的尾部，护卫着他们。后面一辆车上有八人，居中而坐的是一对年青夫妻。身后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妪，怀中拥着一位少女。少女面无表

情，只是用双手紧紧护着胸前的一个黑漆木匣。同样，四员兵丁环坐卫护。车后拴着两匹备换的驿马，不时地打着响鼻，一望可知，这是一队远行的人。

车马辚辚前行。男主人灰白的鬓发在初冬塞外寒风的吹拂下不时扬起，疲惫却不乏刚毅的脸上渐呈红色。看得出，他在极力压抑着内心情感的波澜，饶是如此，口中仍喃喃自语。原来，他在不由自主地吟哦着挚友、诗人、太仓吴伟业写给自己的赠诗：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

君独何为至于此？

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

辞赋翩翩众莫比，白壁青蝇见排诋。

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

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

流人复何倚？

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

七月龙沙雪花起，橐驼腰垂马没耳。

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

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

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髻为风沫为雨。

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

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

受惠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一歌吟罢，声已呜咽。不知不觉间，泪水打湿了满布征尘的衣襟。他侧首凝视自己的结发妻子，四目相对，不由得泪眼婆娑。

原来，这一队天涯羁旅正是因顺治丁酉科场案牵连而被放逐了二十余载的吴兆骞(字汉槎)一家及其友人。其中有汉槎夫妇、一双爱女、子吴振臣及儿媳叶氏。此外还有坐在后车上的老友张开季的姐姐、开季的女儿。而开季本人却已成为异域之鬼，少女怀抱的正是生父的遗骸。余下的便是承蒙宁古塔将军巴海美意派出的八名护送官兵。

汉槎望着大路两旁缓缓驰过的山川景物，思绪又回到了四个月前。

汉槎一家是在七月奉到还乡诏书的。当时的感受真可谓悲喜交集。二十三年了，他们无日无夜不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十七年前，儿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时，自己为他取名苏还，不就是寓意着要生还故里的热望么。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却不知该先做什么了。良久才记起，他们的儿子苏还已经十八岁了，该是成家立业的年龄了。他和结发妻子葛氏商议以后，决定为儿子办完终身大事再还乡。其实儿媳早就物色好了的，还在四年前，就已按当地规矩行了“下茶”礼(即内地的彩礼)。儿媳是叶之馨(字明德)的女公子，外秀内慧，颇有大家闺秀风度。叶公本籍四川重庆府巴县，少负才名，是顺治甲午科(1654)川省乡试解元(第一名)，名闻巴蜀，曾任云南大理府理刑官。不幸因事忤逆了平西王吴三桂，这不啻是捅破了天，竟被籍没家产，合家流放到这穷荒绝域宁古塔。同是天涯沦落人，再加上彼此志趣相投，互相仰慕对方的才名，很快便成了莫逆之交。叶公的长公子叶长民比苏还大两岁，向学心盛，投到吴氏门下求

学问艺。同是患难子弟，吴兆騫视同己出，悉心指教。八年前，吴三桂揭起叛旗，举兵西南的消息传来，叶公精神曾一度为之振奋。这意味着作为吴三桂迫害的官员，他的冤案将有望得到昭雪。但是二十多年的霜刀雪剑严重地损害了这位文弱的西南才子的健康，叶氏夫妇终于没能熬到这一天，相继含愤去世。临终前遗命托孤，把一双儿女托付给了好心的汉槎夫妇。如今，汉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子完婚，使叶公的女儿成为吴家的一员，合法地离开宁古塔，以不负老友嘱托。这是夫妇俩考虑再三，惟一能够想出的办法了。

八月十八日“逢三双”，是婚嫁的上上吉日。因为行期已近，也只能在这一天了。好在两位亲家已经下世，又没有别的亲戚，一切从简可也。吴家双喜临门，汉槎的受业弟子、文友们络绎不绝，前来祝贺他们河清有日、沉冤出头。汉槎夫妇一一应酬着，历尽沧桑的脸上漾出内心的喜悦。

接下来，就是处理家产，治备行装，筹措盘缠川资，以及与众亲友道别了。川资好办，尽管吴氏二十余年来一直馆谷为业，岁入不过二三十金，并无积蓄，但西门内这处宅院已为河南李闻远看中，出价虽不算高，但也可足一时之用了。再加上诸位亲友、负笈弟子的馈赠，成行不难。倒是朝夕相处的二十余载的故友亲朋，一朝别离，依依难舍。大家心里都清楚，此一去与其说是生离，毋宁说是死别，正是为着这一层缘故，亲友们不惜倾其所有，轮流治办最丰盛的家宴为吴家饯行。倘若再不动身，大雪封山，就无法上路了。九月二十日，一切装束停当，只待就道。

这一天，整个宁古塔镇都轰动了。人们聚在大路两旁，目送着吴门亲友们簇拥着驿车离开城门。汉槎则不时地作揖拱手，感

谢着故友亲朋的深情厚意。一家人与亲友们说着话，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二十里外的一朗岗。由宁古塔镇进京的大路已横在眼前。看看日已近午，在汉槎夫妇的执意劝说下，亲友中的内眷们终于停下了脚步。大家久久地拥抱在一起，痛哭失声。男人们则继续相送。这当中有从自己受业多年的患难弟子，如陈昭令、叶长民、孙毓宗、毓章兄弟、许丙午、沐中贞、田景园及吕氏兄弟；也有诗酒往还多年的同谪文友。他们一路走，一路谈，抚今追昔，唏嘘不已。夜半时分，来到了沙岭驿，这里距宁古塔镇已是百里开外。这一夜，大家彻夜聚谈，“喜极而更悲，不觉泪水泻。”但千里搭席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翌日，再三互道珍重之后，大家依依惜别。

驿车已经启动，汉槎一步三回首，强作欢颜，挥手致意。望着渐渐模糊的亲友们的背影，汉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放声宣泄。此一去，山重水复，二十多年来丁零绝塞，终得生还榆关，不是全靠了这些异乡亲友的接济和扶持么？回首往事，宛在目前，这里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斯人不是亲人，却胜似骨肉至亲。而今自己苦尽甘来，即将回到杏花春雨的江南故园，而他们还长留在这冰雪载道的苦寒之地，今生今世再不能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听到他们的吟哦和歌……一想到这些，汉槎的心骤然缩紧了。蓦地，他大喊停车，车未停稳，他人已落在地上，众人一时愣住了，不解其意。只见汉槎急步来到车尾，解下备换驿马的缰绳，飞身策马，朝来路驰去。马儿似乎理解了主人的心情，不待加鞭，已绝尘而去。二十多里路只用了片刻时间，便追上了送行回返的人群。大家惊喜异常，如同珍爱的物件失而复得一般，把他拉到路边，再度劳慰话别，直到再次把他扶上马……

患难情真，患难情深呵！汉槎反复咀嚼着这两句话，不觉泪水又打湿了前襟。

山海关越来越近了，大路东侧的欢喜岭已隐约可见。这座大山紧傍闻名天下的长城第一关——山海关。欢喜岭这名字是入关的流人们起的，因为过了山海关就由塞外进入了中原，心情自然欢悦无比。与此相反，出关的流人们则称之为凄惶岭，反映了出关去者心情的悲凉。山下坐落着名闻遐迩的孟姜女庙，望夫石上临风而立的孟姜女仍旧在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述说着千年不绝的哀怨。

薄暮时分，人困马乏，驿车终于停在山下驿舍，在负责护送的拨什库的安顿下，众人分头休息。

一个半月的奔波，四千里的迢遥关山都已被抛到脑后。明天就将进关。想到这里，汉槎激动地不能自己。长夜难眠，他把儿子、女儿、儿媳叫到面前，一一历述二十三年前自己只身出关的情景。听着丈夫的忆述，望着儿辈的面庞，葛氏也不由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眨眼又是几天过去了，吴汉槎终于望见了北京城巍峨的城楼。久违了二十三年的塞内河山，京华风物，吴汉槎一路看来，恰如“马前桃花马后雪”，内心的欢悦难以言喻。

诗人生还玉关，同二十三年前遭到放逐一样，再一次轰动了京师。看看当时人们的记载吧，“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大振。”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凡是关心诗人命运，为其坎坷遭际而不平的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手加额者盈路，亲绪论者满车，一时足称盛事”。亲友们相见，“抱头执手，为悲喜交集者久之”。“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是呵，包括诗人自己在

内,又有几人敢做活着回来的梦呢。参与营救吴汉槎的官员、文友们纷纷前来祝贺。其中有大学士明珠的长公子、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字容若),有性德的座师、大学士昆山人徐乾学(字健庵),有载誉都下的文坛名士王士禛(号渔洋山人),也有当年偶然引发科场案,如今已白发苍苍的江南老名士尤侗(字西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时文坛的一次盛会。官位最高的徐乾学兴奋之余,提议为汉槎排筵洗尘,饮酒赋诗,以志这千载难逢的盛会。这自然是一呼百应。徐健庵当仁不让,先赋贺诗。

席间,王渔洋起身赋诗《和健庵喜汉槎入关》:

丁零绝塞鬓毛斑,雪窖招魂再入关;
 万古穷荒生马角,几个乐府唱刀环。
 天边魑魅愁迁客,江上莼鲈话故山;
 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还。

最令汉槎感动的是,在这喜庆的时刻,渔洋山人没有忘记最关心汉槎的诗人吴伟业(号梅村)。诗人没能看到汉槎生还玉门,他已于十年前怀着悔恨交加的心情辞世,如今正睡在荒冢枯草之下。然而,正是他的一首绝唱《悲歌吴季子》,把诗人的含冤遣戍的悲剧推向了最高潮,使汉槎名满天下。从此,举世皆知吴季子的才名、吴季子的冤屈,为汉槎的传奇故事留下了最动人的一章。

性德身为潢华贵胄,才名满京华。他极慕汉槎才艺,神交已久。康熙帝允许汉槎赎还,正是他通过父亲明珠进言获准的。汉槎得归,他喜不自禁,赋诗《喜汉槎归自关外,次座主徐先生韵》:

才人今喜入榆关，回首秋茄冰雪间；
玄菟漫闻多白雁，黄尘空自老朱颜。
星沉渤海无人见，枫落吴江有梦还。
不信归来真半百，虎头每语泪潺湲。

二十三年前，正是尤西堂的传奇《钧天乐》引发了丁酉南闱大狱。而今尤氏年已六十四岁，汉槎的平安返乡，终于使他多年愧疚的内心得到了一丝慰藉。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赋诗《吴汉槎自塞外归喜赠二首》：

二十三年梦见稀，管宁无恙复来归。
余生尚喜形容在，故国翻疑城郭非。
燕市和歌宜纵酒，山阳闻笛定沾衣。
西风紫塞重回首，不断龙沙哀雁飞。

天上金鸡初解严，流人万里望江南。
妻孥并载如驰传，亲友相逢为脱骖。
野史雅堪收寄象，《秋茄》还足谱伊甘。
采莼剩有扁舟在，唱入垂虹百尺潭。

尤侗的诗饱蘸真情，绝非寻常的应景之作。而汉槎在备尝世道艰辛、人情冷暖之后，也由衷地接受了老人的祝愿。他非常感激徐乾学、纳兰性德等友人的仗义援手相救。在《奉酬徐健庵见赠之作》中写道：

金灯帘幕款清关，把臂翻疑梦寐间；
一去塞垣空别泪，重来京洛是衰颜。
脱骑深愧胥靡赎，裂帛谁怜属国还。
酒半却嗟行戍日，鸦青江上渡潺湲。

同时，他在致纳兰性德的诗中唱道：

年年河朔掩蒿莱，橘社包山梦屡回。
今日雨工图上见，却怜依亦牧羊来。

这首诗中汉槎自比为汉代牧羊塞北的苏武，故乡乔木之思，跃然纸上。

然而，劳慰的人丛中不见自己少年时代的挚友，为营救汉槎出力最多的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原来，华峰南下为母奔丧，已离京多日了。他们之间的友情有多深，汉槎最清楚。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慎交社意气相投，相互砥砺。二十余年来，华峰与他不时鱼雁传书，嘘寒问苦，友人间的书信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当年，汉槎在《寄顾舍人书》中饱含深情，倾诉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苦痛和对挚友的眷恋：

嗟乎我两人契托，正复何等，越禽代马，各在一方。仅从一纸音书，叙二十年离索，人生到此，能不凄凉！弟朔漠羈踪，兄定未晓，今略书梗概，俾兄知之。弟以己亥夏出榆关，抵沈水之阳，海昌相国（之遴）欲留弟共居一年，沈帅不许。濒行时，其令子子长赠我车马衣裘。六月二十一日渡松花

江，时暑甚，因浴于江，遂得寒疾。著毡衣骑马，行大雨中，委顿欲绝。抵大乌稽，送吏以弟垂笃，特憩三日，同行者皆谓不起，忽梦准提而愈。七月十一日至戍所，戍主以礼见待，授一椽于红旗中。旧迁客三四公；皆意气激昂，六博围棋，放歌纵酒，颇有友朋之乐。然一身飘寄，囊无半文，赖许总戎康侯，孙给谏汝贤，解衣推食，得免饥寒。癸卯(1663)春，弟妇来携二三婢仆，并小有资斧，因以稍给。甲辰(1664)春，幕府以老羌之警，治师东伐，令流人强壮者，供役军中，文弱者岁以六金代役，于是石壕村吏，时闻怒呼，无昔日之优悠矣，乙巳(1665)以授徒自给，其夏张坦公先生(缙颜)集秣陵姚琢之、苍中钱虞仲、方叔、丹季兄弟，吾邑钱德维及鄙人为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穷愁中也饶有佳况。其后以戍役分携，此会遂罢。戊申蒙恩绅袍特许优复，弟遂得为塞外散人。……庚戌(1670)诸徒皆散，而岁复早霜，米石十金，副帅安公，雅重文士，怜弟之贫，以米相餉。而合肥(龚)先生、及蔚溪、玉峰复有见贻，于是鬻桑饿人，幸免沟壑。癸丑(1673)，大帅移镇乌喇，遂失此馆，然持经者亦不乏人，所得仅供薪水耳。弟年来摇落特甚，双鬓渐星。妇复多病，一男两女，薇蕨不充。回念老母，茕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虽愈自慰，只益悲辛。课徒之余，间有吟咏，正如哀雁寒蛩，自鸣愁恨，安敢与六唐三代竞其优劣哉！前岁原一札来，索鄙制，云欲刊布，弟深感其意，特写致之，可三百篇。塞外之乱，仓皇中失五古七绝二种，怅恨殊甚。今当再抄一册于四五月间寄览。弹指如灵和杨柳，韶倩堪怜，又有如卫洗马言愁，令人憔悴。兄笔墨如此，少游、美成，更当何处生活。别兄二十年，